



夏日山居

□ 梁惠娣

夏日炎炎,我回乡下避暑度假,开始我为期半个月的山居时光。

我的父母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建了一座房子,房前屋后是茂密的树林,房子被满满的绿色包围着。山上山下皆有人家,一座座房屋像棋子一样散落,在绿树掩映中若隐若现。

我漫无目的地行走。乡村里的一切,是那么安详宁谧。黑色的大母猪带着一群小黑猪在悠闲地走来走去,大母鸡也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小鸡叽叽喳喳像在接头接耳,聊得正欢。邻居家的小黄狗和小花猫懒洋洋地趴在大榕树底下睡觉,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它们无关。山脚下有口池塘,一池碧水像一面镜子,一艘小木船像一片树叶漂在水面上,一群鸭子排成一排悠然地游来游去。池塘边的草地上,一头黄牛在低头吃草,偶尔抬起头,对着高远的天空“哞”地叫一声,把我牛背上的童年记忆也叫了回来。此情此景,想起唐代诗人李远的《闲居》里有诗云:尘事久相弃,沈浮皆不知。牛羊归古巷,燕雀绕篱疏。

每天,最早开放的是朝颜花。当太阳还躲在被窝里睡懒觉的时候,朝颜花便一朵一朵竞相开放了。花色有淡蓝、绯红、绛紫,或淡雅,或艳丽,或神秘。它们是善舞的仙子,在晨光中扯起裙裾,跳起曼妙的芭蕾舞。

清晨我睡到自然醒,吃罢早餐,坐在窗前,看书几页,写字几行,发呆半晌,然后摊卷起身,到家门前的小溪边提水,给小菜园里的菜浇水。喝饱水的蔬菜愈发精神,抖着翠绿的腰身,仰着头,努力拔长。浇完菜,顺便摘一把小青菜,扯几个灯笼椒,采一把扁豆,那是午餐桌上的美味。我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原来,隐隐山居,求田问舍,竟是这般的诗意啊。

每天,我漫步到树林中去,林静山幽。有一天,我发现树林里有个角落长满了蛤蒌。蛤蒌是家乡特有的一种野生植物,有祛风散寒,行气止痛,活络暖胃的功效。家乡的人们常用来煮蛤蒌饭,清香美味。于是我乐不可支地采了一大把蛤蒌叶回家,让母亲煮蛤蒌饭来吃,这是平时吃不到的野味。

夜晚,鸡不鸣狗不吠,一切像跌进了寂静的穴里。我喜欢在如许的晚上,临窗静读。左边的邻居家传来啾啾呀呀的粤曲声,深情幽怨地唱着《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那般的儿女情长,情深缱绻。右边的邻居是个信仰佛教的老头,用收音机整夜放禅曲,梵音袅袅,荡涤尘心,像涓涓清泉流淌进我的心里,让我心境澄明。如此的夜,安眠无梦。

我的山居时光,充满了诗情画意。我这避世的女子,竟乐不思蜀了。



来,纷纷停止了鸣叫,但这只是短暂的,很快它们又争先恐后地亮起了嗓子。

田垄里,一束光亮在飘忽着,移动着。那是谁?在干吗?就不怕惊扰了庄稼?就不怕惊吓了虫儿?

光亮移了过来,一个老大爷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问他怎么还在田地里转悠。他说现在正是稻子抽穗、灌浆的时节,大意不得。我问他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耕种。他嘿嘿一笑说,也没什么,就是想种。他停了一下,又说,人闲着,没味,种种地,快乐着呢。我想,是啊,劳动是快乐的,而分享劳动的成果时最快乐。

下了山,回望山上,我仿佛看到村长还在那里挥手,村长那“下次再来啊”的声音也还在耳边回响。

山村的仲夏之夜是美丽的,而最美丽的是乡亲们那劳动的身影,最动人的是乡亲们那质朴的情怀。

周末

墙上的猪

□ 张正

“家”字,从宀,宝盖之下,亲人左右,避风遮雨,屋里有豕,生计不愁。古人对家的注解,直到今天依然适用,即使是搬进了漂亮整洁的农村新房

了!”王二楞咧开嘴笑。他的老父亲,去年在老庄上过了八十大寿,才同意拆房子搬迁。王二楞无所谓,镇上领导有所谓。这个农民集中居住区是镇上工作的一大亮点,隔三岔五有人来参观。这天,镇上的书记陪着县里的领导来参观,一路崭新的墙、枝繁叶茂的绿化带,他介绍时满面春光。走到王二楞家这处,他眉头皱了副来,他慢下脚步,示意跟在身后分管村建的副镇长上前,低声耳语说:“找人处理一下,乱涂乱画,像什么样子!”还有更多批评的话书记想说,比如事先应该沿参观路线检查一遍,工作做细一点,避免这样的美中不足,但当着县里领导的面,他发作不起来。

市里的领导也看到王二楞家墙上的猪,笑了笑,不无风趣地说:“新小区,猪也养上了!”

书记赶紧自我检讨说:“我们后期管理没有跟上……”

县里的领导正色说:“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是生活习惯也要切实改变,文明程度要进一步提高……”

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正对着县里的领导。当天晚上,小区里的许多住户在电视上看到了县里领导发表的这番讲话,以及王二楞家山墙头的那头猪。

第二天,就有镇上村建所的一名副所长带着两名城管队员来到王二楞家的山墙头,

他们开始用滚筒抹墙上的猪。

王二楞碰巧蹲在门口逗小孙子玩,他丢下孙子,小步跑上前,阻止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搬迁工作刚启动时,村建所副所长随村组干部上门做过王二楞父子的思想工作,还记得王二楞,他和王二楞开玩笑说:“老王呵,你看你,在家连个门都看不到,墙上被伢子画成这样——是你小孙子画的?害得我们现在要重新为你家粉刷。”

“哪个告诉你们是伢子画的?是我自己画的!”王二楞出人意料地说。

“你自己画的?”副所长有点意外。

听他这样说,两名城管队员都停住了手。墙上那幅画的高度,确实不是小孩子可以够得着的。

“你乱画这猪,还指望它长肥了过年杀了吃?”副所长说王二楞。

“不是我指望它过年,是我家老头子指望它认路回家……”王二楞有点发急。

原来,王二楞的老父亲,随儿子搬到小区来住,没有了鸡没有了猪,也没有了家前屋后的菜园子,他开始有点犯糊涂,面对外表千篇一律的小区别墅,许多次他连家门口也找不到。有一次,过去老庄上的人打电话给王二楞,说你家老头子今天怎么了,从早到晚我看见他来老房基地几次了。王二楞



藏北草原上的居民

刘坤耀

山村仲夏夜

□ 胡小平

是那么亲切,却又那么生疏。

依稀可以看到对面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有三五个人在乘凉。尽管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也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却从他们爽朗的笑声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道路的左边是玉米地,右边是水稻田。我悄悄地走近稻田,生怕惊扰了正在抽穗,正在灌浆的稻子。凉爽而湿润的风带着浓浓的稻花的清香扑鼻而来,沁入肺腑。我蹲在田埂上,借着淡淡的月光,看到稻子一株株地,或骄傲地挺着大肚子,幸福地哼着摇篮曲,或昂扬地举着稻穗,精彩地吐着稻香。忍不住,我轻轻地吻了一口稻穗,稻穗甜甜地笑了。望着眼前这苍茫一片的稻田,我在心中由衷地赞叹,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吧!

各种各样的虫儿充满激情地演唱着,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清脆亮爽,或婉转悠扬,或涩滞凝重,或忧郁深沉,在田间,在地里,在树上,在草丛,在近

穿行广州老西关

□ 霍无非

家,仅仅安一道透气通风的趟栊门即可。岭南气候湿热,从前没有电扇空调,夜晚拉上趟栊门,在室内睡地铺,可见门外街巷的动静,给家家户户带来丝丝凉意。当然,这种门防盗功能相对弱,可见那时民风纯朴。转了一大圈,老屋仍在,屋门更变,全由金属制作的防盗门取代,关得严严实实的。好半天,只见一个文化服务部装着趟栊门,虽是半新,不是旧物,到底延续着西关的符号。

无车时期的西关,船是重要的代步工具,艇仔粥等小吃应运而生。一锅白粥,加些鱼虾、花生、葱姜等佐料生滚而成,在珠江畔、荔湾湾的小舟上叫卖,物美价廉。现今交通发达,水路萎缩,小船上卖艇仔粥的旧景不复存在,但看过西关乃至广州的大小食店,艇仔粥奔水上岸,遍地生根,甚至连一些五星级酒店都在经营,只不过制作更精细,另加瘦肉、干贝、浮

王二楞家新装修的房子山墙头上居然被人画了一头猪!

这猪画得实在不怎样,两个圆圈,外加一些小零件而已,大的圆圈椭圆,代表猪的身子;小的圆圈也不是完全的圆,无疑是猪的头;那些小零件呢,无非是猪的大耳朵、长嘴巴和短腿小脚等。

猪像是用木炭画上去的,黑黑的,在浅黄色的外墙涂料上特别的显眼。

这幅画总体效果是像猪,你一眼看上去不至于把它认作狗或猫,像是一个刚识字的小学生的简笔画。

哪个干的?王二楞家搬进这个农民集中居住区一年还不到,什么人也沒得罪过,谁这么作践人,这不明摆着骂王二楞家嘛,邻居们私下议论不止。

王二楞每天进出自家新楼房,不可能没看见山墙头的这幅画,可他看上去不气不恼,没有这回事似的。

“你看你家墙上,哪个画的?”有好心的邻居提醒王二楞。

“没的事。”王二楞大声回应,瞄也不瞄一眼。

“肯定是哪家讨债鬼伢子,讨厌,墙还是新的呢。”

“新的也会变旧的。”王二楞顿了一下,指了指在宽大走廊上打盹的老父亲,“人还变老呢,昨天还跑得咚咚的,过两天说不行就不行了。”

“让你爸不要到处乱跑,坐在门口看着房子,新房子不要让人画糟了。”

“他还看房子呢,不要房子看他就好

放松心情

去看海

□ 王晓

咱这有职业的主妇,一天忙到晚。工作难免有压力,生活多少有局促,一股脑儿涌来,要是再遇上点家庭突发事件,还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工作出色生活顺心当然是最好状态,却是需要付出很多的辛苦。纵观前人事务,什么都要有个度,累傻了自个难受,别人不觉味儿。所以,亲爱的主妇们,再忙也要记得爱自己。这个月,我给自己放假,看海去。

众姐妹一听我要去看海,纷纷出谋划策。有人让我去山东日照,说日照的海才叫海;蓝,海水浴场也好。也有人说不如去青岛,还有支持去大连,更有甚者发言:这些地方哪儿都别去,要去就去马尔代夫!属于我的时间只有双休,哪能跑那么远呢。她们要知道我最终是去连云港看黄海,一定极度鄙视我吧?让她们花力气鄙视吧,快乐是我的。

看过许多美丽风景的人也许觉得连云港的海不值得一提,但它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的海。我眼里,它很美。

四个多小时,大巴一路狂奔,到连云港海边已近中午,太阳正辣。买彩票没有中过奖,看海的天气却被我选到了。就那一天烈日炎炎,除此以外,前前后后阴雨绵绵。

第一站坐游船看海。刚看到海,新奇兴奋,一不怕热二不怕黑,自告奋勇爬到游船二层,没有任何遮阳工具。连云港的海真的不蓝,有风吹来,热乎乎的海中有山,植被墨绿。临近海边,机器隆隆,像是围海造地。船只很多,首尾尖翘,有桅有帆,有几条还是木质的,据说是出海捕鱼的。游船向海深处驶,猛一阵清凉的风瞬间拂去热燥,一直清凉到心里。

步行去浴场,人太多,有载游客的摩托艇呼啸来去,人群受到惊吓,随着涌起的浪一起往后退。我只想找个人少的地方好好看看海,沿着海边走,山水相拥处竟有栈道,实在好。忽上忽下,高高低低,有的就修在岩石上,跨过缆绳,就是墨色的巨石,一两间屋大,顺势延伸进海里。我这个难得见海的人,怎么可以放弃这样与海亲近的机会。估量了一下安全因素,心里有数的站到岩石上,浪一卷又一卷袭来,零星的海水溅到我乱舞的衣服上、头发里,久违的舒畅放松咔嚓一声存储在记忆里。

此刻,享用就是幸福。

又一处栈道可以顺着大石滑进浅滩,巨石嶙峋中的一湾如避风港,风不大,浪不高,沙很细很干净,贝壳很小很漂亮,随心脱掉鞋子,踩在松软松软的沙滩上,水有丝丝凉,轻轻地扑上脚踝又慢慢地退下,漫上来的水浅浅的,清清的,忍不住用手指蘸一点吮吮,真是咸的。理论上知道海水是咸的在好多年前,可要我确信却是用手指伸进嘴里的那一刻。

因为准备不足,防晒工具带得不够,不多时胳膊已经晒红,回家的当天晚上,皮肤有灼伤感,这几天直接开始脱皮。尽管如此,还是不敢我第一次看海的喜悦。



陕北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老广州也有相似的民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是说东山的官家子弟潇洒洋气,西关人家的闺女贤淑知礼,商资聪慧,道出了西关是老广州的商业圈这个地理位置。是的,以往西关这一带河涌交错,人口聚居,店铺稠密,随着时光的推移,许多旧物旧景已渐行渐远,甚至销声匿迹,但仔细寻来,仍能耳闻目睹些老广州的点滴痕迹:趟栊门、艇仔粥、骑楼……

在……西街巷里兜兜转转,想找老房子的趟栊门,寻回旧日记忆。这种门清代始传,古色古香,四五十年前还俯拾皆是,经济殷实的人家,门分三道,第一道是起装饰作用的高屏风门,第二道是装上门框,中间用十余根拳头粗的圆木等距离作横梁的趟栊门,透风入光,不遮视线,左右拉动门可开闭,第三道是实实的板门,都是清一色的乌暗色调。条件差一些的人